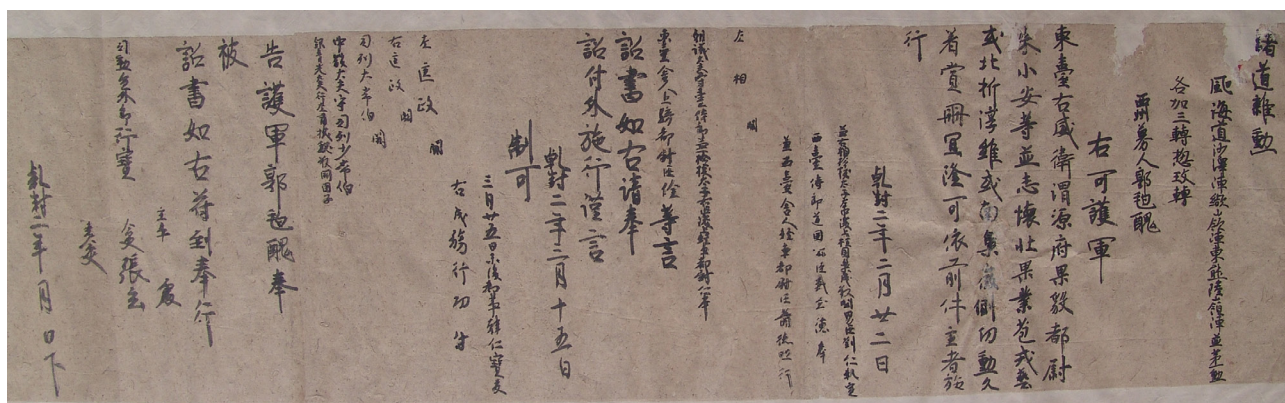


敦煌吐鲁番文书

家示五奉二月四日民北情
月廿七十八斛自冬马头案
月廿十六斛在情马等斗
月系志前十月内胡贼去

吐鲁番文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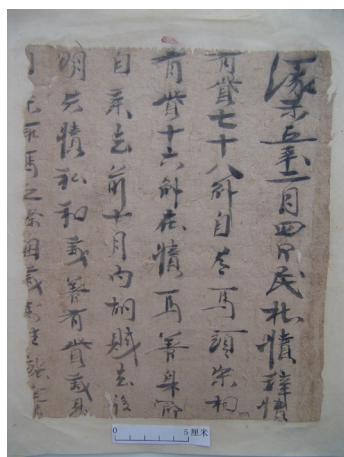
吐鲁番位于新疆天山东部，历史上的吐鲁番盆地一直是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。两千多年以来，汉人、车师人、粟特人、突厥人、吐谷浑人、回鹘人在此定居生活，保留下来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，特别是大量文字记录和古代纸质文书。19至20世纪初，英国、德国、日本、俄国等外国“探险队”，以非法手段在我国新疆的吐鲁番、吉木萨尔、哈密等地区大肆考古挖掘，获得不少文书，包括牒文、文书、账契等，学术界称这批资料为“吐鲁番文书”。“吐鲁番文书”记录了古代先民们的各种活动和思维，也记录了历代官府在这里的施政政策及其行政运转，沉淀了一千多年来丰厚的中华古代文明，也渗透了不少外来文化的因素。“吐鲁番文书”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历史文化遗产。“吐鲁番文书”的发现，推动了学术界对我国新疆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的研究，丰富了我国古代史研究的资料，极大地促进了“丝绸之路”的研究。



郭 醜 助告身 唐写本

1965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考古发掘所得，存墨书35行，记录了郭醜醜的武功，是唐乾封二年（667）官方颁布助告的抄本。文书中记录了郭醜醜在沙译阵、纒岭阵、东熊陆岭阵三场战役中的功勋。

吐鲁番博物馆藏 名录 09913



北凉缘禾五年民杜悽辞 北凉写本

1979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，为马头杜悽养马的呈辞。文书使用北凉沮渠氏政权年号，是研究当时民间社会经济的重要史料。

吐鲁番博物馆藏 名录 09914

敦煌遗书

“敦煌遗书”指敦煌地区出土的古代文献，主体部分是1900年出土于莫高窟藏经洞的文献。其年代，起自晋末，迄于宋初。除写本外，还有少量刻本和拓本。其中90%以上为佛教典籍，其他文书典籍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学、历史、宗教、科技等方面。语种包括汉文、藏文、回鹘文、于阗文、粟特文等。“敦煌遗书”是文物典籍的一次重大发现，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珍贵文献资料，并已形成一门以“敦煌遗书”和敦煌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世界性学科——敦煌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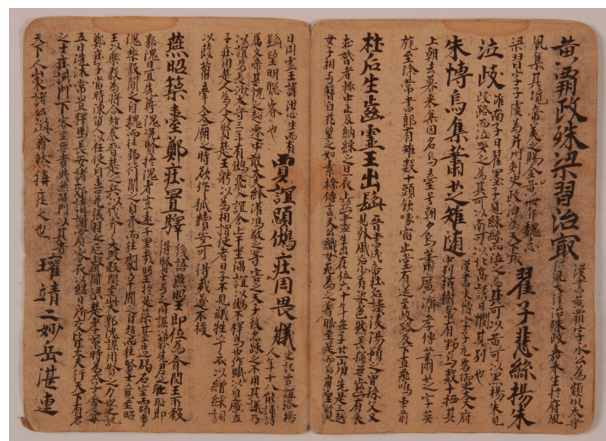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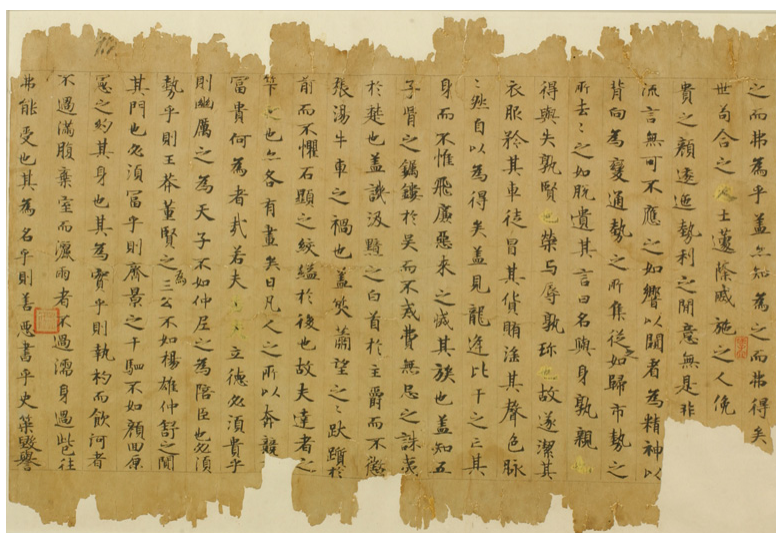
入选第四批《名录》的“敦煌遗书”26件，包括佛教经、律、论、注疏，亦有道教讲经文和一些世俗文书，《文选》、《蒙求》等也因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入选。

文选 运命论 （魏）李康撰 隋写本

《文选》传世多为五臣注及李善注本，此本白文无注，为早期传本。

残卷正文自“之而弗乎，盖亦知为之而弗得矣”起，至“其为名乎，则善恶书于史策毁誉”止，可与伯希和2645号遗书相接。伯氏2645残卷取自莫高窟，此残卷亦同出藏经洞无疑。残卷无注，书法劲秀，不避“渊”讳，应为隋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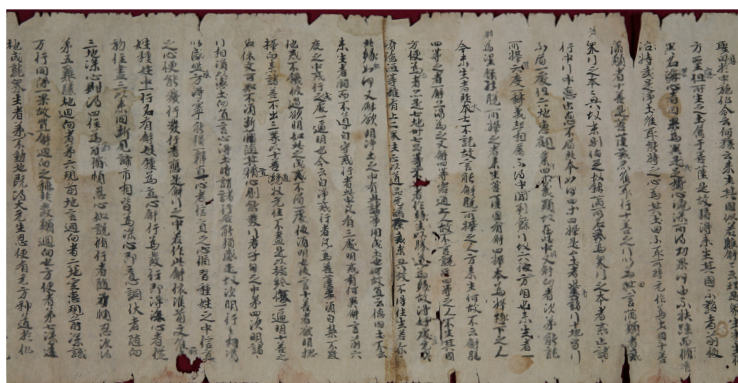
敦煌研究院藏 名录 09912



蒙求 （唐）李翰撰 宋写本

《蒙求》流传于唐宋，后渐散失，仅存辑佚本。此本正文四字一句，两句一韵。起“王戎简耍，裴楷清通”；讫“鸣鹤日下，土龙云间”共25韵50句，及较完整序言三百余字，可供辑佚本校订研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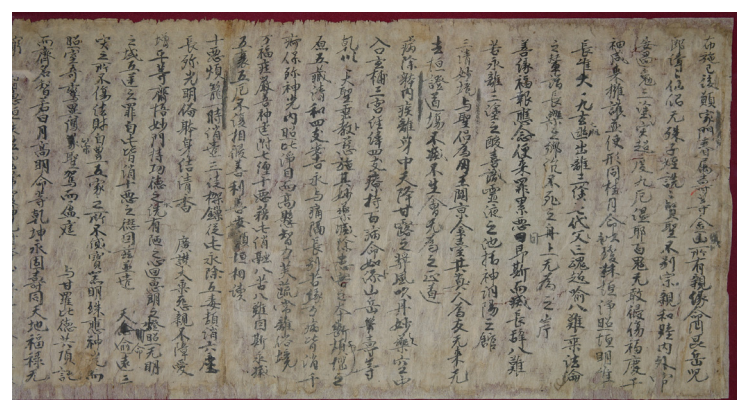
敦煌研究院藏 名录 09915



维摩诘经疏 南北朝写本

鸠摩罗什所译《维摩诘所说经》流传最广，此为第一至第三品经文的疏释，历代大藏经未收，具有重要文献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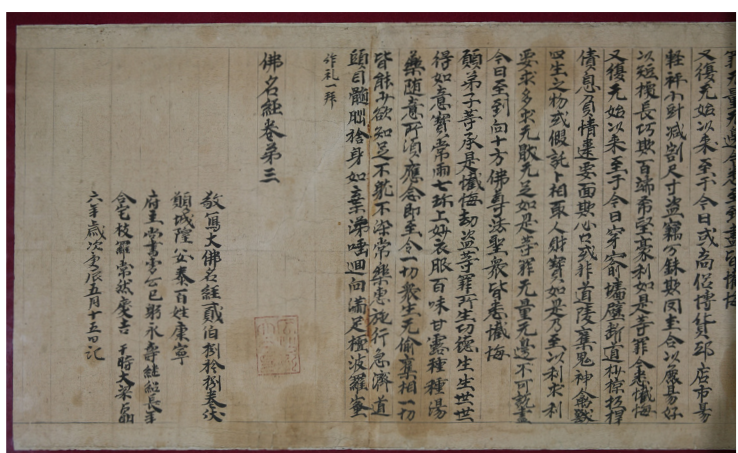
国家图书馆藏 名录 09900



道教布施发愿讲经文 唐写本

本卷首脱尾断，抄写于盛唐时期，其文内容分前后两部分：前半部分（1—36行）为道教布施发愿文。后半部分（36—50行）为道场通俗讲经文。文字颇为通俗。卷中有行间校加字、涂改及倒乙等校勘符号。该文献是研究唐宋之际道教宫观信仰活动的珍贵资料。

国家图书馆藏 名录 09911



佛名经十六卷 后梁贞明六年（920）写本 存一卷（三）

此为《佛名经》在晚唐五代民间广泛流传的实证，卷尾“瓜沙州大王印”朱印及题记对研究归义军历史有重要价值。

国家图书馆藏 名录 09893